

終極勝利

校友免費電影欣賞

離開電影前線多年的資深導演冼杞然（75 崇基社會）復出，執導電影《終極勝利》，並於今年6月在港及世界各地公映。

為讓校友對《終極勝利》有更佳的體會，校友事務處、中大校友會聯會、崇基學院校友會一同邀請了冼杞然校友，安排今年11月在中大舉行電影欣賞會，讓大家領略《終極勝利》的勝利之處。

十年籌備

《終極勝利》足足用了十年時間籌備，電影講述英國奧運金牌選手李愛銳（Eric Liddell）於1924年奪得田徑400米賽事金牌（這段經歷曾在1981年被拍成電影《烈火戰車》（Chariots of Fire）），其後他返回出生地天津教學。日本侵華，李愛銳並沒有離開，毅然留下幫助中國老百姓，1941年美國向日本宣戰後，李與其他歐美人士被日軍囚禁，最終於1945年病逝。



獨家版本

三年的集中營生活，並沒消磨李愛銳的意志。雖然生活艱難，但他反而積極為囚禁者帶來希望，甚至最後把離開集中營的機會讓予別人，顯示出人性光輝。冼杞然透露，電影欣賞會當日將到場與校友交流，而且放映的版本是導演剪輯版，乃全球獨家。



冼杞然：復出 只為分享真正「勝利」

「電影令人着迷之處，是用影像、音樂等手法，綜合地演繹出情感，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藝術。」冼杞然開宗明義分享自己的電影觀：「多年來，我拍電影是為了興趣和理想，它並不是我的職業或專業。」他解釋，電影不是他職業，是他並不依賴電影餬口；不是專業，則指他並非主修電影。

拍戲為理想 拒迷失自我

即使認為自己不以電影為職業及專業，冼杞然仍然刻意要拍「真正的電影」，不論在題材、拍攝過程等都有專業要求。即使面對市場，也不被市場控制，更不會為迎合市場而放棄自己的理念。因此，冼杞然尋找電影的投資人，需要對方認同自己的理念，才會合作開拍電影。這種認真的堅持，也許正源自中大精神。

當年，冼杞然在中大修讀社會學的時，他又替電視台任編劇，亦積極參加中大劇社活動。他認為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，社會學提供的是學術訓練：「修讀社會學，令我學會如何運用各種理論及方法去分析問題及了解社會，這對我電影的工作幫助很大，因為劇本正是社會現象的寫照。」他又笑言，兒子和媳婦也在中大唸社會學。

《終極勝利》可謂冼杞然「十年磨一劍」之作，他回憶在2004年準備北京奧運的籌備工作期間，偶然聽到李愛銳的故事。雖然內地已有關於李愛銳的電視劇及紀錄片，

但尚未有一齣演繹其經歷的電影。

若從票房的角度出發，趕及2008年「京奧熱」上映，相信是最聰明的做法，但冼杞然卻堅持要認真地拍好這套電影。他坦言，投資並非最大問題，要搜尋資料、逐一尋找及拜訪當年的倖存者、發掘其中的故事，才是最艱辛的工作。

十年艱辛 不讓歷史湮沒

回憶起蒐集資料的點滴，冼杞然慶幸有位朋友正是集中營所在地——濰坊人，他幫忙收集各種材料。當時冼杞然與濰坊政府接觸，對方第一個反應竟是「每年都很多人問，卻沒有人認真做下去」。這一番話令冼杞然認真籌備的決心更堅定：「如果我蒐集到的資料，拍出來卻沒有用到，恐怕以後就沒有人理會，成為湮沒的歷史。」

談及有些人質疑《終極勝利》內的故事並非全部史實，冼杞然笑說電影不是紀錄片，導演是從人和事中提煉出一種精神，透過電影的模式分享，當中有製作人的思考，有藝術的加工。他又解釋，正如《終極勝利》的勝利，並非指賽跑的勝利，而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延續，是一種不朽的勝利。

問冼杞然希望電影帶來甚麼訊息，他表示希望觀眾能從中體會到不應以國籍來區分人，大家應該互相關心，沒有高低之分：「正如當年作為蘇格蘭人的李愛銳，得到奧運金牌締造歷史，又到中國教學，似乎『高高在上』。一旦發生

戰爭，卻淪為日軍集中營的戰俘，生死一線。當中既有主角幫助別人的事跡，同時他亦受到其他人的協助，包括財富及學識較少的中國人。」冼杞然又說，人與人之間有情，不互相計較，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。

就像冼杞然在《終極勝利》投放的情感，他在中大最深刻的回憶，是同學之間的親切，以及對生命的憧憬。雖然畢業逾40年，他仍經常與當年的同學來往，包括亦師亦友，令他對演藝有更深刻認識的鍾景輝。冼杞然形容，鍾景輝是自己的師父。

談及電影業的發展，冼杞然指出，中國及香港電影的生態正在改變，市場對認真的電影，興趣欠奉，觀眾追捧偶像也多於演技；另一方面，電影製作人的心態已變得跟賭博一樣，電影不再是文化的產品，而是「鬥票房、鬥與排電影檔期者的關係」，因此他對電影業的前景頗為審慎，不過卻改變不了他對電影的熱忱與堅持，而這就是冼杞然。

終極勝利 導演 剪輯版

全球首映 誠邀參與

日期：2016年11月14日（星期一）

時間：下午7時15分

地點：中大邵逸夫堂

憑票免費入座，索取門票詳情，請留意校友事務處公布。